

教育學教授對「爭議概念」法案的反應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近期，許多州立法限制中小學教師在課堂上就種族、種族主義和性別等議題進行討論。儘管大學教授們反對這些法律，但是因為這些法案主要在限制中小學教師言論，所以他們較少受到影響——但是師資培訓系所及教授，則受到了直接的影響。

自 2021 年以來，已有十多個州通過了「爭議概念」法案 (divisive-concept laws)，或使用行政命令等其他方式，來限制教師討論某些問題的方式。致力於培育未來教師的學者們表示，這些法案不僅侵犯了學術自由，更代表著理應具有包容性的課堂文化正在走回頭路。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教育及人類生態學院傑出教授 Donna Ford 表示：「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且生氣。都已經 2022 年了，我們卻還要為了黑人及其他邊緣化群體的權利而戰，我們還掙扎著如何讓他們的歷史及經驗被眾人看見。」

多數人常將爭議概念法案及之前禁止討論批判種族理論的相關命令混為一談。批判種族理論則認為，種族主義是結構性的，且隱含於法律及社會制度中。密西西比州於 3 月簽署相關法案，規定教師不得教授或強迫學生承認、採用、或遵守批判種族理論相關觀點，包括討論是否：「任何性別、種族、民族、宗教或國籍，天生就具有優越性或劣性；或者個人應該因其性別、種族、民族、宗教或國籍而受到不利對待。」

范德比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教學系主任 Rich Milner 認為，這些法律破壞了「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判斷，他們知道並了解學生需要學習什麼、需要如何學習以及何時需要學習。」他說：「學生將錯失理解歷史如何連結到現況的重要概念，他們將錯失能夠批判性地分析、批評和理解立法者試圖壓制多元聲音的機會。」其他教授則指稱該法案限制了教師及學生的聲音，進而避免他們「學習這個國家真實的歷史」。

教授們說，現在他們的師培生擔心僅僅只是教授美國歷史，就會讓父母及其他社群成員感到不安。但教育工作者們鼓勵這些未來的教

師就這些困難進行對話。某些教授也談到，認為他們有責任讓師培生們——多數是白人學生——成為有色人種學生們眼中的好老師。南卡羅來納大學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助理教授 Meir Muller 說，許多黑人學生直到進入大學後，從來沒有遇過任何一個黑人老師，也從來沒有在教科書或學校的海報上看到代表自己的成員。愛荷華州立大學社會研究教育學系副教授 Amy Rutenberg 在 3 月發布了一條推特，寫道：「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第一次不得不告訴學生，他得修改一個事實上百分之百正確的教案的措辭，因為他一開始用的措辭，可能會違反愛荷華州的爭議概念法案。我現在很想哭。」

師資生和教育系的學生們也很謹慎。范德比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生 Markuan Tigney 說，他和他的同儕們時常在課堂中討論爭議概念法案，試圖弄清楚哪些可以教、哪些不能教，例如「你覺得我們在課堂中讀這本書是可以的嗎？」Tigney 說，在過去的四年中，他努力在學習成為一名好教師。他寧願把精力集中在教學上，也不願意擔心自己會不會說出冒犯別人的話。「現在就好像我身為一名教師，正在受到審查。但實際上我應該要幫助我的學生們了解真相並且能批判思考。」

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 Chris Darby 則說，他意識到政治如何影響教師的工作。儘管他還是個學生，他表示自己也會擔心教授對他的評語，而在公眾場合不發表某些言論，但這其實「限制了知識發展，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健康的管道，來表達不同意見。」

撰稿人/譯稿人：Adrienne Lu / Pei-Jung Li

資料來源：2022 年 4 月 25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education-professors-react-to-divisive-concept-laws>